

本书说明

《中说》，也称《文中子中说》，始著录于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，为王通所撰。从《中说》的内容来看，王通是隋末的一位大儒，隋朝的大臣如苏威、杨素等都与他有过往来，唐初的将相名人如李靖、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魏征等都是他的门人。书后所附《王氏家书杂录》说《中说》是门人所记王通的言行，由薛收、姚义编集成书。但后来有些学者发现书中所言有许多和历史事实不相符合，甚至有明显的矛盾抵触。有的学者还进而认为是给此书作注的北宋人阮逸所伪撰，甚至认为王通也并无其人。这就有些过分了。因为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给王勃的集子写过序，明明说王通是王勃的祖父，隋炀帝大业末年在河东郡龙门县（今山西省河津县）讲学，逝世后门人私谥为“文中子”。又王绩所撰《东臯子集》里也多次讲到他的哥哥王通，说“吾兄通字仲淹，生于隋末，守道不仕”，“续孔氏《六经》近百余卷”，“门人常以百数，唯河南董恒（即《中说》里的董常，宋人避讳改“恒”为“常”。）、南阳程元、中山贾琼、河东薛收、大山姚义、太原温彦博、京兆杜淹等十余人称为俊颖”。可见王通在龙门即所谓河、汾之间讲学并广收门人实有其事。《中说》也基本上是王通的言行记录，不过将李靖、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魏征等人当作门人写进书里，当是王通的弟弟王凝和王通的儿子王福郊、王福峙等增饰以示夸耀。至于阮逸，在给《中说》作注时，有多处由于没有读懂原文而出现错误，怎么说《中说》原文是阮逸伪造的呢？

据《中说》所附《文中子世家》，说王通著有《礼论》、《乐论》、《续书》、《续诗》、《元经》、《赞易》，即所谓《续六经》、《王氏六经》，但都早已失传，

传世的就只有这部记录他言行的《中说》。王通自比孔子，所以《中说》也是模仿孔子的言行录《论语》而编写的。《论语》有二十篇，《中说》则是十篇，每篇如同《论语》一样都是杂记言行，而并非系统的论述，并学《论语》在篇首取两个字作篇名。此书在宋代就很流行，由书坊刊刻，广为流通的《六子书》，儒家中就只收入了《荀子》、《扬子法言》和《文中子中说》。因为《中说》确实对儒家学说作了精当的阐述，而且针对南北朝以至隋代的现实，还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见解、新认识。这不仅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文献，而且对研究这段历史也很有参考价值。

这次整理点校《中说》，用《四部丛刊》影印南宋取瑟堂刻本作底本，因为这是较早的刻本，经影印又已通行。此外再用清光绪时浙江书局所刻《二十二子》中的《中子》（简称局本）作对校本，因为这个本子是据过去广为流行的明嘉靖时世德堂所刻《六子》本重刻，也是通行的好本子。但过去所有《中说》的刻本，都只分篇，篇中没有再像《论语》那样来分章，读起来极不方便。因此这次整理就试着分段，即每章作为一段，使《中说》这部古籍第一次以分章易读的新面目和读者见面。至于阮逸的注，按照本《文库》的体例，就不予收入了，只保留了阮逸的一篇序，因为序里的内容对《中说》原书还不无益处。

本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王雪玲校点整理。

《中说》序

阮逸

周公，圣人之治者也，后王不能举，则仲尼述之，而周公之道明；仲尼，圣人之备者也，后儒不能达，则孟轲尊之，而仲尼之道明。文中子，圣人之修者也，孟轲之徒欤？非诸子流矣。盖万章公孙丑不能极师之奥，尽录其言，故孟氏《章句》略而多阙；房、杜诸公不能臻师之美，大宣其教，故王氏《续经》抑而不振。《中说》者，子之门人对问之书也，薛收、姚义集而名之。唐太宗贞观初^①，精修治具，文经武略，高出近古，若房、杜、李、魏、二温、王、陈辈，迭为将相，实永三百年之业，斯门人之功过半矣。贞观二年，御史大夫杜淹始序《中说》及《文中子世家》，未及进用，为长孙无忌所抑，而淹寻卒。故王氏经书，散在诸孤之家，代莫得闻焉。二十三年，太宗没，子之门人尽矣。惟福畴兄弟传授《中说》于仲父凝，始为十卷。今世所传本，文多残缺，误以杜淹所撰《世家》为《中说》之序。又福畴于仲父凝得《关子明传》，凝因言关氏卜筮之验，且记房、魏与太宗论道之美，亦非《中说》后序也。盖同藏帙，卷目相乱，遂误为序焉。逸家藏古编，尤得精备，亦列十篇，实无二序。以意详测^②，《文中子世家》乃杜淹授与尚书陈叔达编诸《隋书》而亡矣。关子明事，具于裴晞《先贤传》，今亦无存。故王氏诸孤痛其将坠也，因附于《中说》两间，且曰“同志沦殒，帝阍悠邈，文中子之教，郁而不行。吁！可悲矣”。此有以知杜淹见抑，而《续经》不传；诸王自悲，而遗事必录。后人责房、魏不能扬师之道，亦有由焉。夫道之深者，固当年不能穷；功之远

者，必异代而后显。方当圣时，人文复古，则周孔至治大备，得以隆之。昔荀卿、扬雄二书，尚有韩愈、柳宗元删定，李轨、杨倞注释，况文中子非荀、扬比也，岂学者不能伸之乎？是用覃研蕴奥，引质同异，为之注解，以翼斯文。夫前圣为后圣之备，古文乃今文之修，未有离圣而异驱，捐古而近习，而能格于治者也。皇宋御天下，尊儒尚文，道大淳矣。修王削霸，政无杂矣。抑又跨唐之盛，而使文中之徒遇焉。彼韩愈氏力排异端，儒之功者也，故称孟子能拒杨、墨，而功不在禹下。孟轲氏，儒之道者也，故称颜回，谓与禹、稷同道。愈不称文中子，其先功而后道欤。犹文中子不称孟轲，道存而功在其中矣。唐末司空图嗟功废道衰，乃明文中子圣矣。五季经乱，逮乎削平，则柳仲涂宗之于前，孙汉公广之于后，皆云圣人也，然未及盛行其教。噫！知天之高，必辩其所以高也。子之道其天乎？天道则简而功密矣。门人对问，如日星丽焉，虽环周万变，不出乎天中。今推策揆影，庶仿佛其端乎？大哉！中之为义。在《易》为二五，在《春秋》为权衡，在《书》为皇极，在《礼》为中庸。谓乎无形，非中也；谓乎有象，非中也。上不荡于虚无，下不局于器用，惟变所适，惟义所在，此中之大略也。《中说》者，如是而已。李靖问圣人之道。子曰：“无所由，亦不至于彼。”又问彼之说。曰：“彼，道之方也，必也无至乎！”魏征问圣人忧疑。子曰：“天下皆忧疑，吾独不忧疑乎？”退谓董常曰：“乐天知命，吾何忧；穷理尽性，吾何疑。”举是深趣，可以类知焉。或有执文昧理，以模范《论语》为病，此皮肤之见，非心解也。逸才微志勤，曷究其极，中存疑阙，庸俟后贤。仍其旧篇，分为十卷，谨序。

按：《中说》序，原作《文中子中说》序，作者名系校注者所加。

【目录】

《中说》序 / 1

卷一：王道篇 / 1

卷二：天地篇 / 6

卷三：事君篇 / 11

卷四：周公篇 / 16

卷五：问易篇 / 21

卷六：礼乐篇 / 26

卷七：述史篇 / 31

卷八：魏相篇 / 35

卷九：立命篇 / 41

卷十：关朗篇 / 45

叙篇 / 49

文中子世家 / 50

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
事 / 53

东皋子答陈尚书书 / 55

录关子明事 / 56

王氏家书杂录 / 60

校勘记 / 62

中说卷第一^① 王道篇

文中子曰：“甚矣，王道难行也。吾家顷铜川六世矣，未尝不笃于斯，然亦未尝得宣其用。退而咸有述焉，则以志其道也。盖先生之述曰《时变论》六篇，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。江州府君之述曰《五经决录》五篇，其言圣贤制述之意备矣。晋阳穆公之述曰《政大论》八篇，其言帝王之道著矣。同州府君之述曰《政小论》八篇，其言王霸之业尽矣。安康献公之述曰《皇极说义》九篇，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。铜川府君之述曰《兴衰要论》七篇，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。余小子获睹成训勤九载矣，服先人之义，稽仲尼之心，天人之事，帝王之道，昭昭乎！”

子谓董常曰：“吾欲修《元经》，稽诸史论，不足征也，吾得《皇极说义》焉。吾欲续《诗》，考诸集记，不足征也，吾得《时变论》焉。吾欲续《书》，按诸载录，不足征也，吾得《政大论》焉。”董常曰：“夫子之得，盖其志焉。”子曰：“然。”

子谓薛收曰：“昔圣人述史三焉：其述《书》也，帝王之制备矣，故索焉而皆获；其述《诗》也，兴衰之由显，故究焉而皆得；其述《春秋》也，邪正之迹明，故考焉而皆当。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，故圣人分焉。”

文中子曰：“吾视迁、固而下，述作何其纷纷乎？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？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？制理者参而不一乎？陈事者乱而无绪乎？”

子不豫，闻江都有变，泫然而兴曰：“生民厌乱久矣。天其或

者将启尧、舜之运，吾不与焉，命也。”

文中子曰：“道之不胜时久矣，吾将若之何？”

董常曰：“夫子自秦归晋，宅居汾阳，然后三才五常，各得其所。”

薛收曰：“敢问《续书》之始于汉，何也？”子曰：“六国之弊，亡秦之酷，吾不忍闻也，又焉取皇纲乎？汉之统天下也，其除残秽，与民更始，而兴其视听乎？”薛收曰：“敢问《续诗》之备六代，何也？”子曰：“其以仲尼三百始终于周乎？”收曰：“然。”子曰：“余安敢望仲尼。然至兴衰之际，未尝不再三焉，故具六代始终，所以告也。”

文中子曰：“天下无赏罚三百载矣，《元经》可得不兴乎！”薛收曰：“始于晋惠，何也？”子曰：“昔者明王在上，赏罚其有差乎？《元经》褒贬，所以代赏罚者也，其以天下无主而赏罚不明乎！”薛收曰：“然则《春秋》之始周平、鲁隐，其志亦若斯乎？”子曰：“其然乎！而人莫之知也。”薛收曰：“今乃知天下之治，圣人斯在上矣；天下之乱，圣人斯在下矣。圣人达而赏罚行，圣人穷而褒贬作，皇极所以复建而斯文不丧也，不其深乎！”再拜而出，以告董生。董生曰：“仲尼没而文在兹乎？”

文中子曰：“卓哉周、孔之道，其神之所为乎？顺之则吉，逆之则凶。”

子述《元经》皇始之事，叹焉，门人未达。叔恬曰：“夫子之叹，盖叹命矣。《书》云：天命不于常，惟归乃有德。戎狄之德，黎民怀之。三才其舍诸？”子闻之，曰：“凝，尔知命哉！”

子在长安，杨素、苏夔、李德林皆请见，子与之言，归而有忧色，门人问子，子曰：“素与吾言终日，言政而不及化；夔与吾言终日，言声而不及雅；德林与吾言终日，言文而不及理。”门人曰：“然则何忧？”子曰：“非尔所知也。二三子皆朝之预议者也，今言政而不及化，是天下无礼也；言声而不及雅，是天下无乐也；言文

而不及理，是天下无文也。王道从何而兴乎？吾所以忧也。”门人退，子援琴鼓《荡之什》，门人皆沾襟焉。

子曰：“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畏而行之，及其成功，一也，稽德则远。”

贾琼习《书》，至桓荣之命，曰：“洋洋乎光明之业，天实监尔，能不以揖让终乎？”

繁师玄将著《北齐录》，以告子，子曰：“无苟作也。”

越公以《食经》遗子，子不受，曰：“羹藜含糗，无所用也。”答之以《酒诰》及《洪范》三德。

子曰：“小人不激不励，不见利不劝。”

靖君亮问辱，子曰：“言不中，行不谨，辱也。”

子曰：“化至九变，王道其明乎！故乐至九变而淳气洽矣。”裴晞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夫乐，象成者也。象成莫大于形而流于声，王化始终所可见也。故《韶》之成也，虞氏之恩被动植矣，乌鹊之巢可俯而窥也，凤皇何为而藏乎？”

子曰：“封禅之费非古也，徒以夸天下，其秦、汉之侈心乎！”

子曰：“易乐者必多哀，轻施者必好夺。”

子曰：“无赦之国，其刑必平；多敛之国，其财必削。”

子曰：“廉者常乐无求，贪者常忧不足。”

子曰：“杜如晦若逢其明王，于万民其犹天乎！”董常、房玄龄、贾琼问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春生之，夏长之，秋成之，冬敛之，父得其为父，子得其为子，君得其为君，臣得其为臣，万类咸宜，百姓日用而不知者，杜氏之任，不谓其犹天乎！吾察之久矣。目恍惚然^②，心神忽然，此其识时运者，忧不逢真主以然哉！”

叔恬曰：“舜一岁而巡五岳，国不费而民不劳，何也？”子曰：“无他道也，兵卫少而征求寡也。”

子曰：“王国之有《风》，天子与诸侯夷乎？谁居乎？幽王之罪也。故始之以《黍离》，于是雅道息矣。”

子曰：“五行不相沴，则王者可以制礼矣；四灵为畜，则王者可以作乐矣。”

子游孔子之庙，出而歌曰：“大哉乎！君君臣臣、父父子子、兄兄弟弟、夫夫妇妇，夫子之力也。其与太极合德，神道并行乎！”王孝逸曰：“夫子之道，岂少是乎？”子曰：“子未三复白圭乎？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，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，成我者夫子也。道不啻天地父母，通于夫子受罔极之恩，吾子汨彝伦乎！”孝逸再拜谢之，终身不敢减否。

韦鼎请见，子三见而三不语，恭恭若不足。鼎出，谓门人曰：“夫子得志于朝廷，有不言之化，不杀之严矣。”

杨素谓子曰：“天子求善御边者，素闻惟贤知贤，敢问夫子。”子曰：“羊祜、陆逊，仁人也，可使。”素曰：“已死矣，何可复使？”子曰：“今公能为羊、陆之事则可，如不能，广求何益？通闻途者悦，远者来，折冲樽俎可矣，何必临边也。”

子之家，《六经》毕备，朝服祭器不假，曰：“三纲五常，自可出也。”

子曰：“悠悠素餐者，天下皆是，王道从何而兴乎？”

子曰：“七制之主，其人可以即戎矣。”

董常死，子哭于寝门之外，拜而受吊。

裴晞问曰：“卫玠称人有不及，可以情恕，非意相干，可以理遣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宽矣。”曰：“仁乎？”子曰：“不知也。”“阮嗣宗与人谈，则及玄远，未尝臧否人物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慎矣。”曰：“仁乎？”子曰：“不知也。”

子曰：“恕哉凌敬，视人之孤犹己也。”

子曰：“仁者吾不得而见也，得见智者斯可矣；智者吾不得而见也，得见义者斯可矣。如不得见，必也刚介乎？刚者好断，介者殊俗。”

薛收问至德要道，子曰：“至德，其道之本乎！要道，其德之

行乎！《礼》不云乎，至德为道本。《易》不云乎，显道神德行。”

子曰：“大哉神乎，所自出也。至哉《易》也，其知神之所为乎！”

子曰：“我未见嗜义如嗜利者也。”

子登云中之城，望龙门之关，曰：“壮哉！山河之固。”贾琼曰：“既壮矣，又何加焉？”子曰：“守之以道。”降而宿于禹庙，观其碑首，曰：“先君献公之所作也，其文典以达。”

子见刘孝标《绝交论》曰：“惜乎举任公而毁也，任公于是乎不可谓知人矣。”见《辩命论》曰：“人道废矣。”

子曰：“使诸葛亮而无死，礼乐其有兴乎？”

子读《乐毅论》曰：“仁哉乐毅，善藏其用；智哉太初，善发其蕴。”

子读《无鬼论》曰：“未知人，焉知鬼！”

中说卷第二 天地篇

子曰：“圆者动，方者静，其见天地之心乎！”

子曰：“智者乐，其存物之所为乎！仁者寿，其忘我之所为乎！”

子曰：“义也清而庄，靖也惠而断，威也和而博，收也旷而肃，谅也明而毅，淹也诚而厉，玄龄志而密，征也直而遂，大雅深而弘，叔达简而正。若逢其时，不减卿相，然礼乐则未备。”或曰：“董常何人也？”子曰：“其动也权，其静也至，其颜氏之流乎！”

叔恬曰：“山涛为吏部，拔贤进善，时无知者。身歿之后，天子出其奏于朝，然后知群才皆涛所进。如何？”子曰：“密矣。”曰：“仁乎？”子曰：“吾不知也。”

李密见子而论兵，子曰：“礼信仁义，则吾论之；孤虚诈力，吾不与也。”

李伯药见子而论诗，子不答。伯药退，谓薛收曰：“吾上陈应、刘，下述沈、谢，分四声八病，刚柔清浊，各有端序，音若埙篪，而夫子不应我，其未达欤？”薛收曰：“吾尝闻夫子之论诗矣，上明三纲，下达五常，于是征存亡，辩得失。故小人歌之以贡其俗，君子赋之以见其志，圣人采之以观其变。今子营营驰骋乎末流，是夫子之所痛也，不答则有由矣。”

子曰：“学者博诵云乎哉，必也贯乎道；文者苟作云乎哉，必也济乎义。”

内史薛公见子于长安，退谓子收曰：“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，尽在

是矣，汝往事之无失也。”

子曰：“士有靡衣鲜食而乐道者，吾未之见也。”

子谓魏征曰：“汝与凝皆天之直人也，征也遂，凝也挺，若并行于时，有用舍焉。”

子谓李靖曰：“凝也若容于时，则王法不挠矣。”

李靖问任智如何，子曰：“仁以为己任。小人任智而背仁为贼，君子任智而背仁为乱。”

薛收问仲长子光何人也，子曰：“天人也。”收曰：“何谓天人？”子曰：“眇然小乎，所以属于人。旷哉大乎，独能成其天。”

贾琼问君子之道，子曰：“必先恕乎！”曰：“敢问恕之说。”子曰：“为人子者，以其父之心为心；为人弟者，以其兄之心为心。推而达之于天下，斯可矣。”

子曰：“君子之学进于道，小人之学进于利。”

楚难作，使使召子，子不往，谓使者曰：“为我谢楚公，天下崩乱，非至公血诚不能安^①，苟非其道，无为祸先。”

李密问王霸之略，子曰：“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。”李密出，子谓贾琼曰：“乱天下者必是夫也，幸灾而念祸，爱强而愿胜，神明不与也。”

子居家，虽孩孺必狎。其使人也，虽童仆必敛容。

子曰：“我未见知命者也。”

子曰：“不就利，不违害，不强交，不苟绝，惟有道者能之。”

子躬耕，或问曰：“不亦劳乎？”子曰：“一夫不耕，或受其饥，且庶人之职也。亡职者罪无所逃，天地之间，吾得逃乎？”

子艺黍登场，岁不过数石，以供祭祀冠婚宾客之酒也，成礼则止。

子之室，酒不绝。

薛方士问葬，子曰：“贫者敛手足，富者具棺椁。封域之制无广也，不居良田。古者不以死伤生，不以厚为礼。”

陈叔达问事鬼神之道，子曰：“敬而远之。”问祭，子曰：“何独祭也，亦有祀焉，有祭焉，有享焉，三者不同，古先圣人所以接三才之奥也。达兹三者之说则无不至矣。”叔达俯其首。

子曰：“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，其事上也密，其接下也温，其临事也断。”

或问苏绰，子曰：“俊人也。”曰：“其道何如？”子曰：“行于战国可以强，行于太平则乱矣。”问牛弘，子曰：“厚人也。”

子观田，魏征、杜淹、董常至，子曰：“各言志乎。”征曰：“愿事明王，进思尽忠，退思补过。”淹曰：“愿执明王之法，使天下无冤人。”常曰：“愿圣人之道行于时，常也无事于出处。”子曰：“大哉！吾与常也。”

子在长安，曰：“归来乎！今之好异轻进者，率然而作，无所取焉。”

子在绛，程元者因薛收而来，子与之言《六经》。元退，谓收曰：“夫子载造彝伦，一匡皇极。微夫子，吾其失道左见矣。”

子曰：“盖有慕名而作者，吾不为也。”

叔恬曰：“文中子之教兴，其当隋之季世，皇家之末造乎？将败者吾伤其不得用，将兴者吾惜其不得见，其志勤，其言征，其事以苍生为心乎？”

文中子曰：“二帝三王，吾不得而见也。舍两汉将安之乎？大哉七制之主。其以仁义公恕统天下乎？其役简，其刑清，君子乐其道，小人怀其生，四百年间，天下无二志，其有以结人心乎？终之以礼乐，则三王之举也。”

子曰：“王道之驳久矣，《礼》、《乐》可以不正乎？大义之芜甚矣，《诗》、《书》可以不续乎？”

子曰：“唐、虞之道直以大，故以揖让终焉，必也有圣人承之，何必定法，其道甚阔，不可格于后。夏、商之道直以简，故以放弑终焉，必也有圣人扶之，何必在我，其道亦旷，不可制于下。如有

用我者，吾其为周公所为乎？”

子燕居，董常、窦威侍。子曰：“吾视千载已上，圣人在上者，未有若周公焉。其道则一而经制大备，后之为政，有所持循。吾视千载而下，未有若仲尼焉。其道则一而述作大明，后之修文者，有所折中矣。千载而下，有申周公之事者，吾不得而见也。千载而下，有绍宣尼之业者，吾不得而让也。”

子曰：“常也其殆坐忘乎？静不证理而足用焉，思则或妙。”

李靖问圣人之道，子曰：“无所由，亦不至于彼。”门人曰：“征也至。”或曰：“未也。”门人惑。子曰：“征也去此矣，而未至于彼。”或问彼之说。子曰：“彼，道之方也，必也无至乎？”董常闻之悦。门人不达，董常曰：“夫子之道，与物而来，与物而去，来无所从，去无所视。”薛收曰：“大哉夫子之道，一而已矣。”

子谓程元曰：“汝与董常何如？”程元曰：“不敢企常，常也遗道德，元也忘仁义。”子曰：“常则然矣。而汝于仁义，未数数然也，其于彼有所至乎！”

子曰：“董常时有虑焉，其余则动静虑矣。”

子曰：“孝哉薛收，行无负于幽明。”

子于是日吊祭，则终日不笑。

或问王隐，子曰：“敏人也，其器明，其才富，其学贍。”或问其道，子曰：“述作多而经制浅，其道不足称也。”

子谓陈寿有志于史，依大义而削异端；谓范宁有志于《春秋》，征圣经而诂众传。子曰：“使陈寿不美于史，迁、固之罪也；使范宁不尽美于《春秋》，歆、向之罪也。”裴晞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史之失，自迁、固始也，记繁而志寡；《春秋》之失，自歆、向始也，弃经而任传。”

子曰：“盖九师兴而《易》道微，三传作而《春秋》散。”贾琼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白黑相渝，能无微乎？是非相扰，能无散乎？故齐、韩、毛、郑，《诗》之末也；大戴、小戴，《礼》之衰也。《书》残

于古、今，《诗》失于齐、鲁。汝知之乎？”贾琼曰：“然则无师无传可乎？”子曰：“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，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。必也传又不可废也。”

子谓叔恬曰：“汝不为《续诗》乎？则其视七代损益，终遽然也。”

子谓《续诗》可以讽，可以达，可以荡，可以独处，出则悌，入则孝，多见治乱之情。

文中子曰：“吾师也，词达而已矣。”

或问扬雄、张衡，子曰：“古之振奇人也。其思苦，其言艰。”曰：“其道何如？”子曰：“靖矣。”

子曰：“过而不文，犯而不校，有功而不伐，君子人哉！”

子曰：“我未见见谤而喜，闻誉而惧者。”

子曰：“富观其所与，贫观其所取，达观其所好，穷观其所为，可也。”

或问魏孝文，子曰：“可与兴化。”

铜川夫人好药，子始述方。芮城府君重阴阳，子始著历日，且曰：“吾惧览者或费日也。”

子谓薛知仁善处俗，以芮城之子妻之。

子曰：“内难而能正其志。”同州府君以之。

子曰：“吾于天下，无去也，无就也，惟道之从。”

中说卷第三 事君篇

房玄龄问事君之道，子曰：“无私。”问使人之道，曰：“无偏。”曰：“敢问化人之道。”子曰：“正其心。”问礼乐，子曰：“王道盛，则礼乐从而兴焉，非尔所及也。”

或问杨素，子曰：“作福作威玉食，不知其他也。”

房玄龄问郡县之治，子曰：“宗周列国八百余年，皇汉杂建四百余载，魏、晋已降，灭亡不暇，吾不知其用也。”

杨素使谓子曰：“盍仕乎？”子曰：“疏属之南，汾水之曲，有先人之弊庐在^①，可以避风雨，有田，可以具饘粥，弹琴著书，讲道劝义自乐也。愿君侯正身以统天下，时和岁丰，则通也受赐多矣，不愿仕也。”

子曰：“古之为政者，先德而后刑，故其人悦以恕；今之为政者，任刑而弃德，故其人怨以诈。”

子曰：“古之从仕者养人，今之从仕者养己。”

子曰：“甚矣齐文宣之虐也。”姚义曰：“何谓克终？”子曰：“有杨遵彦者，实掌国命^②，视民如伤，奚为不终？”

窦威好议礼，子曰：“威也贤乎哉？我则不敢。”

北山丈人谓文中子曰：“何谓遑遑者，无急欤？”子曰：“非敢急，伤时息也。”

子曰：“吾不度不执，不常不遂。”

房玄龄曰：“《书》云霍光废帝举帝，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何必霍光，古之大臣废昏举明，所以康天下也。”

子游河间之渚，河上丈人曰：“何居乎斯人也，心若醉《六经》，目若营四海，何居乎斯人也。”文中子去之，薛收曰：“何人也？”子曰：“隐者也。”收曰：“盍从之乎？”子曰：“吾与彼不相从久矣。”“至人相从乎？”子曰：“否也。”

子在河上曰：“滔滔乎昔吾愿止焉而不可得也，今吾得之止乎？”

子见牧守屡易，曰：“尧、舜三载考绩，仲尼三年有成。今旬月而易，吾不知其道。”薛收曰：“如何？”子曰：“三代之兴，邦家有社稷焉，两汉之盛，牧守有子孙焉，不如是之亟也。无定主而责之以忠，无定民而责之以化，虽曰能之，末由也已。”

贺若弼请射于子，发必中，子曰：“美哉乎艺也。古君子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而后艺可游也。”弼不悦而退。子谓门人曰：“矜而愎，难乎免于今之世矣。”

子谓荀悦史乎史乎，谓陆机文乎文乎，皆思过半矣。

子谓文士之行可见。谢灵运小人哉，其文傲，君子则谨；沈休文小人哉，其文治，君子则典；鲍昭、江淹，古之狷者也，其文急以怨；吴筠、孔珪，古之狂者也，其文怪以怒；谢庄、王融，古之纤人也，其文碎；徐陵、庾信，古之夸人也，其文诞。或问孝绰兄弟，子曰：“鄙人也，其文淫。”或问湘东王兄弟，子曰：“贪人也，其文繁。”谢朓^③，浅人也，其文捷；江总，诡人也，其文虚。皆古之不利人也。子谓颜延之、王俭、任昉有君子之心焉，其文约以则。

尚书召子仕，子使姚义往辞焉，曰：“必不得已，署我于蜀。”或曰僻，子曰：“吾得从严、扬游泳以卒世^④，何患乎僻。”

子曰：“吾恶夫佞者，必也愚乎，愚者不妄动；吾恶夫豪者，必也悖乎，悖者不妄散。”

子曰：“达人哉山涛也，多可而少怪。”

或曰：“王戎贤乎？”子曰：“戎而贤，天下无不贤矣。”

子曰：“陈思王可谓达理者也，以天下让，时人莫之知也。”